

國朝學案小識

國朝學案小識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又曰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卽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亙古今而不敝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爲之羽翼者相與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尙矣江都昌黎間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真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

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啓迪人心昌明世運燭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爲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真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

益巧彌近理而大亂真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簣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蔀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

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瞋力障狂瀾而乃袒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爲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

朝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頒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爲十二哲二百年來名儒輩出庠序修明爲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凌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脚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爲怒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學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僞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

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桴亭清恪爲正宗

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爲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爲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爲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爲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鐫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爲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爲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卽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蔀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則是書又安可

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鑄樸昧荒落懼終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
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橋李沈維鑄拜譔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卽博卽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也卽文卽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曾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有一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揭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

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駸駸乎欲裒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

聖朝昌明正學崇獎斯文特示優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誠千載一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宜乎真儒躍起辨是與非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輟卽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

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輅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

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
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
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
體之莫充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
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勗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
岱山人唐鑑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曰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爲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

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七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概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巽便棄閑範而就奔馳容悅以爲恭媵姁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賢賢焉莫知其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閱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尚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蹟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顧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緬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

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

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無善無惡之說倡天下有心而無性矣有心無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君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恆懍懍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